

優等獎

蟀箔殼

牧野楊子

這就是幻滅的感覺。你也曾經感受到的？一定是。我已不敢想像接下去會發生什麼，而你曾如何接受這一切。

突然，蟀箔殼在黑暗的洞穴中似乎又閃爍了一下，這是第二次，是我眼花了嗎？明明周圍根本不可能連上任何訊號。大雪掩覆了洞穴外的一切，幾天前我曾駛過谷地，從駕駛座上望出去：山林，林外的山坳，一座座連峰與稜線，天邊的高壓電塔如髮絲般細小，連通幾十里外的城鎮，孩童在晨光下玩耍，撿起枯枝敗葉，折斷在乾冷的空氣中。此刻我聽不見，看不到，一片又一片的雪影在廣大的空間上瞬間交疊，瞬間分離，無數的雪花遮蔽了遠方的全景。白色，你小時候喜愛的顏色，應當是你最後看見的顏色？我不知道——我無法窺探你的視像，不曾體驗你的感覺，人與人之間畢竟相隔皮膚，就像山與山之間有雲霧，就連科技也無法泯除。

這是十二月的第二個星期四，三年前你也曾在這裡。若非反聖嬰現象使得氣候大幅異常，攀登這座山對你而言應該輕而易舉，你甚至沒有在蟀箔殼上給我留下任何語音訊息，就在那年島上第一場大雪中消失無蹤。搜救隊沒有足跡可循。

一大早，我離開最後一個山屋營地，準備攻頂。我刻意走得很慢，很慢。

起靄的時候我不以為意，繼續上攀最後一段直線路程。但當一陣又一陣強風颳過，煙嵐散開，隨著風聲驟弱，寂靜襲來，像一匹棉布從天空垂落，蓋在身上，令人感到一股舒適而屏息。冷得喪失了觸覺，讓人感覺自己的皮膚也消失了似的。

隨後，眼前的景色稍稍開朗起來，連峰上的雲霧像水流般滾動，我閉眼，抬頭，感到三日以來從未有過的疏淡，潔淨，有一點夢幻，鼻頭有絲絲刺痛的清涼。戴著手套的左手明明已經凍得幾乎麻木，卻突然傳來一股灼熱，我舉起手來，那感覺又消失了，彷彿只是一陣幻覺。就在這時，蜂箔殼閃了第一下。



是從何時開始登山的？你原是中學裡的資優生，還是學校重點培育的長跑選手。姓陳的教練打電話來和我說，林教授，你的女兒將來很有可能成為國手，只要下學期的全國錦標賽正常發揮的話。期末家長會上，我偷塞了一個紅包給陳教練，後來每隔幾週，陳教練都會打電話來，跟我聊聊近況，還要我多多鼓勵你，甚至約我出來吃飯，討論訓練狀況。

一個學期還沒過完，有天，你從頭上撕下一縷白髮給我看，那年你才十四歲。先是發白，然後轉黃，我只覺得不好看，也不管你不同意，就決定替你剪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有次你在家裡因踢碰門檻而摔倒，到醫院檢查時，你換上了病患檢查服，我才看見你身上滿滿瘀傷，已經摔倒過不少次。而你的雙瞳混濁有如星芒，醫生告訴我那是早期白內障。

一開始，院方認為這是「肌強直性營養不良」的併發症，但經過好幾次轉介，發現並非如此。

你不再長高了，原該修長的四肢和軀幹停止發育，而且似乎越縮越小，臉上卻又布滿皺紋，彷彿年逾花甲的老人。你說話的聲調回到兒時的高音，身型越發消瘦，烏首，梨胸，突出一身的青筋，好像在冰箱放了幾個月，因凍傷而乾縮的蘋果。

你在下課後仍然每天慢跑八公里，那時候我會提早將汽車停在學校後門，看著你跑完全程，然後等你在約定時間上車。你知道運動能使提早老化的血管維持活絡，又能緩解肌少症和骨質疏鬆。你也謹守醫生的建議，吃高熱量飲食，喝大量的水，症狀的確在逐步減緩，卻不能根治。

維爾納氏症候群 (Werner syndrome) 又叫做「成人早衰症」，患病者的身體會以常人的二到十倍速老去。「就像坐雲霄飛車一樣。」我在某個財團法人基金會多年前出版的一本罕見疾病專書上，讀到這個令人侷促不安的形容。

那天等你放學，我終於狠下心來載你到市區，在門市辦了醫療型蟀箔殼 (Calling Cricket)，雖然有跟著導航走，或許是因為緊張吧，途中仍然迷路了好幾次。回程的路上我們都很沉默，我打著方向盤，腕上昂貴的蟀箔殼沉甸甸的，卻給了我一股安全感，這次很快就繞出市區，回到了熟悉的道路上。

「爸，這不算什麼病。只是變老，人都會變老。」我透過後視鏡看了一眼，你戴著蟀箔殼的右手反覆變換著姿勢，一下子放在腿上，一下垂落在坐墊，一下又試圖調整錶帶，但門市人員已經說了，為了保持資料傳輸完全精準，鬆緊度是不可任意調整的，要回到門市處理。

「藿藿，你聽我說，你就想像——」我想起門市人員告訴我的說法。如果小朋友不樂意的話，可以請對方想像這是一隻小蟋蟀。說不要怕，爸爸只是在你身上放一隻小蟋蟀，小蟋蟀會告訴我你現在在哪裡，身體有沒有不舒服，安不安全，這樣爸爸就能隨時——

說出口時已經後悔，但來不及了，有些話就是會一邊後悔著一邊說出口。當我再透過後照鏡一看，你的臉上痕跡斑斑，盈顛的短髮彷彿山峰上的積雪。你早已不是小朋友了。

十八歲時，你離開了家中，順利考上大學，甚至按我的建議讀了文學系。

我在大學教授古典詩詞與明清小說，書本占據了我的半生，只有沉浸在文字中，我才能感受到時間的凝滯。透過文字，我彷彿能將折疊的時間重新攤開，置身於一片廣闊的大陸中，那裡是我的行旅之地。文字，是世界上唯一能夠對抗消逝和遺忘的事物，我相信這個，設想你也懂得，而且樂於領略。畢竟，我一時間想不起來的詩詞，你隨口就能背出，常常也能闡釋出我從未想過的論點。你是天賜之子，我總是這樣告訴自己，一定是這樣。

我們每週通信，一向使用蜂箔殼聯絡。

這種新型醫用的通訊設備造價不斐，由手錶與眼鏡配為一組，可以時時刻刻地記錄，分享彼此的生理資訊，如脈搏、呼吸、血壓、血糖，甚至顯示使用者當下的心情、所在地、天氣，乃至於即時轉播眼前所見。這對於醫療方、病患與家屬而言都是很好的工具，慢性病的患者再也無須定時主動量測身體狀況，將自身行動綁在笨重的儀器旁邊。

在你剛入大學時，蜂箔殼發來一次你跌傷的警報，它即時進行了預測、分析，並聯繫醫療單位。而當跌傷的可能性因素與驗傷的身體透視圖投射在眼前時，我才知道那天下午你既沒有吃午餐，也沒有去上課，而是在低血糖的情況下，在離學校不遠的河濱堤防上遠程慢跑。

大二上學期，你加入了登山社，不久後，我就收到學校寄來的休學證書。我從未向你表達我對此的看法，我該如何告訴你——我是說，我有資格，面對一個白髮蒼蒼的孩童臉孔，教導一個人的活法嗎？

通訊的頻率越來越少。我們幾乎只使用文字，大多時候短短幾句，有時你會傳來幾張山上的照片，這時我總困擾著該如何回信，我沒有什麼照片能回傳給你，於是只能煩惱著這次要傳哪個表情符號。

你很快成了廣為人知的登山家，憑藉矮小的體型與驚人的耐力，最少量的裝備與最高效率的姿勢，你將自己的條件在高山上發揮到了極值。每當你又一次攻頂，媒體會來按門鈴，但當麥克風遞到口邊時我卻無法言語。報上載明了「早衰症」的字體，竟略大於「登頂」。經歷過幾次之後，我再也不回答任何問題，於是攝影機只能拍到我從記者面前尋找縫隙鑽出，迅速步向汽車駕駛座，開往學校的畫面。



那天下午，一連三小時的課堂上到一半，手中的蟀箔殼響了一下，是你的來訊。我在臺上表現得若無其事，直到下課鐘響，我才舉起錶來查看，但還未及點開，就有兩個同學，一男一女跑來問我問題。

他們一定是情侶，而且我猜得到，是共同對文學有興趣，而往往在畢業前就會分手的那種情侶，因為對文學的熱愛這件事，通常都會變成艱難的考驗。男生大概是為了論文題目而問我關於蒲松齡〈促織〉中的細節，譬如主角「成名」最後抓到那隻短小赤黑的促織，是否為兒子的靈魂所化身？我顯得慢條斯理，但其實刻意簡短地回答他的問題——這是一個答案顯然的問題，對文學有基本理解應該都能領會。男同學聽完後唯唯諾諾地點頭，也沒做任何筆記，更讓我感覺他對這個提問其實並不用心，幾乎就是散漫。

女生看起來十分青澀，顯得木訥又緊張，但她問了一個有趣的問題，那就是「天人五衰」的順序要怎麼理解。五衰是佛家語，意指天人的壽命將盡時，身上出現的諸多衰相。我向那女生解釋，其實這是沒有特定順序的，在諸多版本中，有時是「頭上華萎」先，有時是「不樂本座」先，但按照《法句譬喻經》開篇裡帝釋天的

案例，五衰的順序是：身上光滅，頭上華萎，不樂本座，腋下生汗，衣著塵埃。

就在這時，窗外飄進了小雨，走廊的盡頭多了一個身影。

我轉回頭來，決定先回答完眼前的學生，並且把語氣放得更輕，更緩，也更清晰。不料女孩似乎因此放鬆下來，又多追問了幾個問題。

話題突然轉為三島由紀夫一部就叫《天人五衰》的同名小說。女孩問，教授，為什麼寫完這部小說之後，三島就抱著必死的決心發動政變，最後還選擇了切腹呢？我的腦中很自然地浮現出年輕時讀到的，小說的最後，也是最為知名的段落：

「這是個毫不出奇、閒靜明朗的庭園。像數念珠般的蟬鳴占領了整個庭院。除此之外沒有其他聲音，寂寞到了極點。這庭院什麼都沒有。本多覺得，自己來到了既無記憶也沒有任何東西存在的地方。」

不知停頓了多久，我決定如實回答她，說：我不知道。我再怎麼猜也猜不到三島的心思，我無法僭越，更無法代言他的人格，你說是不是？

況且……我挑了挑眉。況且，文學又不是心理學。

回憶中，當時女孩皺著眉頭，心底彷彿被什麼刺中了，尤其聽到最後一句話時，她露出了相當懷疑的表情。她肯定覺得我知道答案但不告訴她，即便是詮釋或者誤讀也好，我一定有想法，卻不肯將回答告訴她。

事實上她想多了，我並非有所隱瞞，那時我急著結束談話的理由是，我一眼就認出了走廊盡頭站的是你，你正向我揮揮手，指了指手上的蜂箔殼，示意剛剛傳過訊息。

送走學生以後，你告訴我待會正好要去市區做身體檢查，我就決定開車載你一程。我知道你每次登山回來都要追蹤檢測自己的身體年齡，這項檢測只有市區的大醫院才能做。而當你做完了檢測，和贊助商、企業家吃

完了飯，稍微整頓後很快又要上另一座山。

「我用蟀箔殼寄了信給你。」

「我剛剛在上課。但我看到了。」

說完這句話後，我們兩人沉默了一陣子。然後你提到接下來要去花蓮。

我打開雨刷，視線直直盯著前方，稍作停頓後才開口：「你傳訊息來的時候，我甚至不知道你是剛下山，還是又要上山。」

玻璃外的街景正在雨光中融成一片模糊。

「但你可以用錶確認我在哪裡，不是嗎？」你說。

我很想把頭轉過去確認你的表情，但雨勢就在這時突然變猛，眼前一團混亂，我把雨刷調轉到最高速，腳在油門和煞車間交替，深怕撞上前車。突然間，不知道為什麼，我動怒了，咬牙切齒地說出立刻就讓自己後悔莫及的話。

「時時刻刻都要確認你在哪，我看起來像個閒人嗎？」

這一次，你沒有再接話了，抵達醫院前，只有兩滴拍打車頂的悶響。

自從你開始登山之後，我就再也沒有主動調閱過蟀箔殼上的即時定位與身體紀錄，你的病況穩定得不可思議，好幾次合作醫院寄來定期追蹤的病情資料，電話另一頭，醫生都向我表明，這個案例奇蹟似地發展得非常緩慢。甚至，對方還強烈要求我帶你到院內配合一項研究，這樣，今後的治療費用可以全免。

我立刻拒絕了。那時你在山上。你在一座據說攀登難度極高，而我連名字都不知道的山上。

我持著蟀箔殼，常常不確定自己該不該傳訊給你。

隔天一早，我發覺你已不在家中，應該搭上了前往花蓮的火車。

我沒有打開蜂箔殼，而是打開電腦查詢登山路線、天氣、別人攀爬時拍的照片，並推敲出你登頂的時間。幾天後我又開始後悔。

預計是你登頂的那晚，我在床上輾轉反側，終於忍不住點開你留下的那封訊息。我把手錶取下，倒置在床邊，蜂箔殼投出光束，將信件內容放映在天花板上，信末還附有一張媒體捕捉你上次登頂時的攝影，拍得好極了。

曾經有學生在走廊上遇到我，問我是不是林藿的父親。我照實回答，他們露出很驚訝，很熱烈的表情。我只感覺一股熱意從脖子紅到耳根。

直到現在，讀完了你的信後，我才發覺自己長久以來的心情。

在世人眼中的你所選擇的生存姿態……不，生命的姿態是如此充滿魅力。有如上天遣降的使徒，你教導了這個島上整整一代人何謂對生命的渴求，無人不信。領悟到這點時，我明白，其實你從來不需要說服我，只要你想做任何事，最後我必然都會挺身支持——雖然，我知道我不曾主動出言鼓勵。

當你選擇山時，我感到一股無言的遭棄。我深怕你將永遠留在山頂，而我將永遠困在谷地。

照片中的你，全身扣掛於傾斜的山壁，小小的面孔藏在帽簷下而不見一絲疲態，頸後露出的皮膚，有如太陽下澄淨的蜂蜜，你的身體在攀登時曲線如此優雅，緊繃的腹部與肩胛，是一張蓄力拉滿的弓，結構勻稱而堅實，源源散發出力與美的貫徹。

突然，我為自己的生氣而感到好笑，而羞恥萬分，我和世人一樣讚嘆你的堅韌意志力，因你的光芒而哭泣，愛你在山巔上求生、示權的姿態，並願意用我們的一生去擁護，去理解。

我是一個失格的父親，竟然從未讚美你，向你訴說我內心真切的聲音。

那晚我在哭泣中睡著，並且做了一個夢。我夢見自己跌坐在大雪之中，什麼也沒有，只有茫茫一片。雪是剛下的，鬆軟得無法邁開步子。不知過了多久，靜下來一聽，才發現一陣陣蟋蟀鳴叫的響音，而且就在腳下。我運起雙手，往腳下的雪層奮力刨、鏟、挖，直至下陷到膝蓋的高度，卻只挖出了一個什麼都沒有的空洞。挖得越深，蟋蟀聲彷彿越近，空洞內震盪著刺耳的轟鳴，如低空駛過飛機，將薄脆的空氣全部劃破。而我的掌中只有雪，雪，雪。

第二天早上醒來，門鈴大作，手機閃著燈號，累積了許多訊息。我穿著睡衣走向大門，當麥克風遞來時，我才從記者口中聽到你失聯的消息。



搜救分成地面搜索和空勘，空勘除了空拍機以外，我也簽下切結書，決意搭乘直升機共同前往。好幾次因為風雪太大，直升機才剛起飛就被迫緊急下降。只有一次，我們抓住了兩小時的天晴，迅速飛到指定地點，讓蟀箔殼送出連線訊號。蟀箔殼比一般發報器更為強力，使用好幾種頻段的長短電磁波、超寬頻，甚至包括距離的聲納來向你的綁定機收發訊息。但令人絕望的是，電波訊號會被部分山壁、積雪、冰雹、水氣所反射，反射越多次，訊號衰減越多。而聲納的距離限制，則會讓空勘作業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中，困難地有如大海撈針。

那次我們無功而返，過了幾天，發報器的預估電力也已耗盡，而大雪封山更讓地面搜救困難重重。

地面搜救隊的領隊叫做鐵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看見鐵木戴著助聽器。鐵木見我盯著他的耳朵，便對我說這是先天的，但並不妨礙搜救。我向他道歉時，他露出靦腆的微笑向我示好，並遞給我一把手。

「沒關係的，教授，我的視力是這裡最好的。」

鐵木說，搜救最開始的階段，如果沒有任何發報訊號的話，通常就要在山路上找足跡、標記物，不然就是掉落的裝備。哪裡的樹冠被折斷了？哪一顆石頭擺放的位置怪怪的？哪裡的積雪處有物體曾經滑落的跡象？

雪停後持續搜救到第八天，我感覺走在前面的鐵木腳步開始變得遲疑不定，該走的地方都走過了，所有的斷崖與邊坡也都視察過，已不知道還能往哪裡搜索。

毫無痕跡。沒人知道你最後走入的是箭竹林、岔路上的野徑，或者是在大雪中失去方向而選擇了某處下切溪谷。一切不知所終，好像最後我們無論如何只能接受這件事，不，我們連一件可以接受的事實都沒有。就像，就像地震後的山壁隨機崩塌了下來，就像海浪把石頭打碎，然後收回，如同沒有來過一樣，而它還會不知疲倦地再來。

「林教授！」鐵木突然呼喊，柴刀指向山谷下方的不遠處。我們透過乾樹枝下攀到一處溪谷，發現一塊蓬鬆的雪層上露出了一小角鮮豔的黃綠色，稍微挖開之後發現整個雪地帳已被埋在下方，我心頭一涼，鐵木不等我平復心情就逕自打開帳篷，走出來時對我說：「裡面是空的。」

我伸出凍僵的手掌，反覆緊捏成拳頭，再鬆開，再捏緊。突然，我發現自己的手上停著一隻蝴蝶，久久凝視著，回神後才意識到，那不是蝴蝶，而是一簇撲動的雪花。

回程的路上鐵木告訴我，落下的雪花會吸收聲波，所以萬物在落雪之中很難聽見彼此的聲音，有一名搜救隊的同仁就曾與鐵木在相隔三十公尺的距離外因為腳踝扭傷而喊破喉嚨，卻因為雪花消音的緣故，差點就在越來越低的能見度下，原地掉入死寂。所幸鐵木眼尖，在一片白茫茫中即時發現隊伍少了一人，掉頭追回。

不過鐵木也說，如果融化的雪反覆結冰，這些冰層就會變得平滑而堅實，反而能夠高效地傳導周遭的波

動，讓聲音更為清晰，播送得更通透，更遠。「如果是這樣的話，或許蟀箔殼的聲納通訊能行得通，但……」鐵木想了想又說：「但雪層反覆融化又結冰的情況實在太難行動了。」聽到這句話，我立刻失去了對這個話題的興致，一陣無言後，心底深處反而升起另一個疑惑。

「鐵木，你除了搜救之外，平常會爬山嗎？」我問。

鐵木點起一根菸，對我點點頭。

「為什麼想？是要訓練搜救技術嗎？」

鐵木吸著菸，安靜了很久，菸燒到一半時他突然開口：「我第一次搜救的時候是去找我哥，他是我認識的人裡面最會爬山的。我們找到他的時候，他還活著，後來在病床上躺了五年，好像在做夢一樣。後來他醒了，我就問他，之後還會爬山嗎？」

「他說什麼？」我語氣急促，彷彿自己是當年病床旁的鐵木。

「他說，想去的時候就去，不想去的時候就不去。」

或許是發現我愣住了，鐵木把菸捻熄，收進口袋，又接著說：「林教授，雖然這樣講對你很不好意思，但山不是吃人的怪獸，雪也不是。我們無法決定雪什麼時候下，什麼時候融。雪就是雪，山就是山……會爬山的人就是會爬山的人。這是我從我哥身上學到的，所以我不會逼自己一定要上山，或不上山。」

我們因雪勢太大而匆忙下山，接著雪又連下了五天。在那之後，整整一個月的持續搜索都毫無進展，最後隊伍逐漸解散，只剩下鐵木和我兩人還保持聯絡。

我曾以為那次山上的對話冒犯了鐵木，結果卻相反，我們變成了朋友，常通電話。有次他透過話筒，把想了很久的話對我說：「林教授，其實從我哥出院之後，我跟他就沒有聯繫了……但我覺得，只要我繼續爬山，

或許有一天會在山上遇到他。」

回到城市後的我足不出戶，決定把教職辭了。我困在了谷地。

學期完全結束後我才打開電腦，緩慢地將電子信箱裡的工作信給逐一回覆，雖然有些早已錯過了時效。這時我才發現，上學期那名提問的女孩傳來過一封信，她在信中提到自己已經休學，又對上次談話的內容提出了不少進一步的質疑，在信裡，她的文字銳利而又周延，與現實中的模樣完全相反。

她似乎讀遍了三島由紀夫的傳記和紀錄，並在信裡條理清晰地轉述。

她提到三島會計算自己肌肉量每年的流失率，由此可見，他應該是一個對自己身體非常焦慮的人，「三島不會准許自己什麼都不做。應該說，他就是『不樂本座』的那種人，非如此不可。」

信的最末，她附上最後的提問，應該正是她書寫信件的正目的。我讀著，意識到她的鋒利其實並非針對我，而是在對自己提出深入心臟的質問：「老師，我們真的應該只從作品來認識一個作家嗎？我們真的只從文字，就能認識一個人的心靈嗎？在弄清楚這個疑問之前，我不確定自己到底適不適合文學。」

讀完信後，我陷入整夜的思索，最後決定一件事，那就是要寫一封長信。寫信的對象已經非常明確，但信的內容我還在琢磨。我想，為了書寫這封信，我必須再次去爬那座山，不過這次是一個人。

幾個月後，在登山的前一夜，我將蟀箔殼連上電腦，再次點開你留給我的那封信。



「爸，我該如何才能停下來呢？明天，我還要見證得更多。人能夠用很多方式見證一切：眼，耳，與心，不只手腳並用，用指甲，用傷口，用刺寒或者酷熱，用童年的記憶，也包括衰朽。見證整個世界吧，這也就是

在見證自己。人在高海拔時氧氣的不足，反而使心與肺更加活絡，加速了呼吸與脈搏，將更多氧氣送往全身。當我感到窒息時，才感到自己正強而有力地活著。我無法坐看自己像水蒸氣一樣瓦解，消失。

我想向你訴說一件矛盾的事：涉險，其實是對生命的熱愛。

我受困在一輛加速撞向毀滅的火車頭上，既然不能下車，那麼我能做的只有用最快的速度往車廂底部的盡頭狂奔，這樣，或許足以抓住更多剩下的時光，看見更多窗外的景色。

如果火車確定要撞上，那麼我也確定會在奔跑中死去。

當我意識到每一秒都是餘生，我才有辦法與自己的衰老共存。如果沒有發覺時間正在消逝的話，如果我一直繞著圓圈跑的話——奔跑或靜止可能並沒有多少差異。

但當我在山頂時，我發現，這裡廣大的空間，竟然能和時間彼此擴充。

爬山的時間是另一種時間，不是身體的時間，而是一座山的時間。每呼吸一口氣，我都感覺自己真的呼吸到了一口氣。每當我的身體在耗損時，那是真實的耗損。對我來講，這才是真正的時間。

而當我在高山上游的河床附近，看見淺層崩塌地裸露出一截鯨魚的肋骨時，我突然能看見對流的地涵，兩個巨大的板塊在幾千里下彼此燒磨成液態，海底正冒出泡沫，周圍是海洋的沉積，是珊瑚碎片，無盡的生物骸骨，與細沙所構成的大草原。草原下方，幾十億噸沉重的岩石正在相互推擠，向上湧升。

空間變成了時間，時間又變成了空間。爸，這樣子，是不是和你在書中看見的古老文字一樣呢？在山中，和在文字中很像，是一個又一個充滿記憶，充滿他物的所在。

如果你觸碰過一次那截鯨骨，你也一定會愛上它的。你一定會感受到，在觸碰之前，太陽、月光、岩漿與潮汐，已經撫摸它數百萬年。在山上，我感覺所有事物和我共同存活在一座大教堂，每一件物品都是聖物。

凡是活著所必定要遭遇的尷尬、困窘、病痛，都拋在了腳下，就像踩壓之後彈起的草與露，就像落在身上，夾雜著塵埃的雪，輕盈而透明，不曾帶來一絲傷害。

生命是一件如此美妙的禮物，從始至終，它都完美無缺。而滿懷的愛儘管滿懷，並不能時時把握。請容許我將你的愛也暫時遺忘，然後我會回來。在此之前，請讓我用岩壁上弓起的身軀向你致謝。」



在我受困岩洞之前的那個上午，不只山上的氣溫驟降了幾度，其實還下過一場小雨，短暫得令我不以為意。在雨點飄落前，我看見林中的鳥類同時振翅，加速飛離。這樣想來，其實是我大意了。

這些意識到危險的到來而彼此提醒的鳥類，在振動翅膀，升高飛遠的時刻，忽然讓我想起你的名字。

藿，在我讀到的訓詁專書上寫，是「艸、兩、佳」三種物事的相逢，所構成的一個會意字。意思是，當雨水打落草木，鳥是要飛的。

在我學習登山之後，才終於認出藿的另一種樣貌，那是在山中隨處可以採食的豆葉，使人在危急之際，不至於就地等死。伯夷與叔齊在餓死首陽山前，據傳靠的就是采薇果腹，書上寫：「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天的登山者都知道，那叫做救荒野豌豆（*Vicia sativa*），除了在南極，各大陸海拔五十至三千公尺都有，生長於田邊，草叢，荒山及密林。

而藿香作為藥草，長著淡紫紅的花穗，顏色那麼熱情，香味那麼濃郁，與救荒野豌豆一樣，開著紫紅色的花，是任何人都喜歡的。正是因為大家都喜歡的緣故，才會被廣泛地發現，種植，摘採，並做救命之用吧。

原來是這樣一個字，我竟然從未徹底認識，也不知道你究竟喜不喜歡它。

雪勢加大後我就徹底迷路了，我跟著一個紅色的路條找到了路，走了三十分鐘才發現，這是一條廢棄了五、六十年的古道，但此刻已無法回頭了，我又走了半小時的路程，最後躲進這個洞窟。

大雪中的我已無法離開洞窟，蟀箔殼不斷對外發送訊號，一時無果。

為了預防萬一，登山前我做足準備，遵照營養師，運動教練，與登山家的建議，進行調適與訓練，也讓系上另一名經常爬山的年輕教授開車載我到山口，並約好下山接應的時間。他似乎故意開得比平時速度更慢，在車上勸了我好幾頓。我曾考慮過請鐵木載我一趟，但他大概會直接把車停在路邊，拒絕載我上山吧。

「這個年紀，就算真的要爬，最多走到南峰就好。要走東稜路線，我怕您身體受不了的。」聽到這時我不免苦笑。我在心中換算過你離開時的年紀，按照那副身軀的時區，其實，你遠遠比我還要衰弱。

我挺過了可預測的路途，海拔，與身體條件，卻無法預料這場大雪。或許我心裡早有一絲不妙的預感，或許，我可以在雪剛落下的時候就立即轉身，尋找到下山的路，或許，當我的雙腳一接觸到土壤，踏上山路的那一刻——然而，時間是從不轉身的。

這就是幻滅的感覺，這就是你也曾經感受過的，時間分秒的逝去嗎？看著洞穴外的大雪，我甚至感受不到時間的流動。

人體的機制既複雜又明確。機械失去了燃油，就會隨之懈怠，逐漸停轉，先是漫長的大崩壞，最後才是寂靜與死滅。

下車後開始攀登的那段記憶，此刻已經恍如隔世。

身體開始失溫了。我躺下來，意識正在流失，心情卻隱隱激動起來。極端的寒冷讓我頭昏目眩，胃痙攣，甚至快要失禁。血壓急遽上升帶來一股噁心感，想要嘔吐卻吐不出，想呼喊，卻氣力盡失，不能動彈。蟀箔殼

持續閃爍，不停發送訊息，但身處洞窟之中無法與外界取得任何聯繫。波訊，在洞窟之內兀自震盪，迴盪，彷彿星光下一陣又一陣的波浪，拍打著岩壁。

此刻，你也身在這座山的某個洞窟中嗎？不，應該說，此刻你也和我一樣，身在這座山上的「時間」中嗎？你身上的蜂箔殼是否和我的一樣，持續閃爍著，震動著，鳴叫著，發送一次又一次的信號，這黑暗之中遙遠，徒勞，無法抵達他人眼中的星光？

此刻我們隔著一場又一場斷斷續續的雪——我無法窺探你的視像，我不可體驗你的感覺，我不知道，你是否還像小時候一樣喜歡白色？

當暴雪以冰晶粉末之勢打入洞口，飄落在岩土層上，藉著蜂箔殼錶面映照的微光，我才發現雪也並非渾然一色的蒼白，而是半透明色，每一片都散發出彩光，彷彿帶著拒絕融化的決心。



我在洞窟裡做了一場又一場夢，一次又一次讓自己驚醒。

蝙蝠懸掛於窟頂，彷彿鐘乳石柱般如不動。現在絕不能睡著。

凍傷的手腳與關節，觸發著一陣又一陣痛覺，這時我知道身體開始起發炎反應了，就連感知神經也在失效，反而有種愈來愈熱的錯覺。我模模糊糊地想起登山訓練時教練的告誡，於是忍受著螞蟻叮咬般的灼熱，努力抑制自己將衣衫褪去的欲望——在雪中脫去衣物將置我於死地。

當早晨的第一束陽光斜斜地打入洞口，我保持著清醒，但仍花了一陣子才回過神來，確定自己熬過了失溫。我感覺到窟外的氣溫開始回升，雪停了，甚至傳來幾聲穿透山谷的鳥鳴。

等手指能挪動時，已經兩小時過去。又花了一個小時翻身，活絡腿腳，才得以匍匐，靠著雙腿與岩地的摩擦力，緩緩向前推進到洞口。

開始爬動前我做了好幾個深呼吸，準備一鼓作氣前進，並再次確認了蟀箔殼的訊號全無。

早晨的陽光，的確讓雪一度融化，然而到了下午，當我艱難地爬近一看，發現融雪又再次結冰了，且在洞口結成一道不高不矮的冰層。我趴在洞口，靠在冰坎上喘息，用手觸摸那粗礪的表面，感受著冰的厚度，心裡想著非要越過這阻礙不可，否則蟀箔殼無法向外收發訊號。

就在這時，蟀箔殼在雪中軟綿綿的光線下明滅了一瞬，不是錯覺。緊接著，手上傳來一串鈴聲連響，螢幕上飛速地劃過一則又一則訊息，那是來自綁定人的連線——是你的蟀箔殼。一時之間我無法明白。

然後我很快想起了鐵木的話，整個上午，融化的雪都在反覆結冰。

冰層，正在如布疋般覆蓋整座山谷，在連峰之間不斷綿延，從山林，林外的山坳，越過一座座谷地，曲折地鋪往你所在的時區。

大雪阻隔了我們，卻又在此刻，搭起一座臨時的橋梁。複雜編織的聲音正在轉為點線密碼，被我手上的蟀箔殼所吸收，轉寫，翻譯為文字訊息，螢幕上飛速劃過。

在不敢移動半分的情況下，我克制著顫抖，將投影燈打開，以環形全景的幻燈，將這些訊息投射在洞窟內，半圓形的頂蓋上，密密麻麻的文字，彷彿夜空中旋繞的繁星。

一封又一封遲來的信，這些從你的宇宙中逃逸出來的光線，正穿過無窮的虛空不斷衝刺。它的逃離是如此之快，卻一直無法抵達我的眼前，隱身在一片廣闊無際的黑暗之中。

此刻，它終於被我追上，重新被我認領，讓我得以窺探。

我知道，在我觸碰這些星光，並發誓要以一生去愛之前，電磁波，雜訊音，冰雪，與塵埃，已在黑暗中撫摸著它們很久，很久。在那裡，凡人的問題蕩然無存，因為那裡沒有衰老，也沒有時間。

塵封已久的訊號，正在冰雪中流通。當我打開蜂箔殼的投影鍵盤，一個字又一個字便彷彿不可遏止地，在手指的撫觸下迅速浮現，我感覺自己終於能夠將心中所想的那封信書寫出來。從最早的回憶開始，不，從谷地開始。

作者介紹

牧野楊子

花蓮縣壽豐鄉人。著有隨筆集《植物系詩人圖鑑》、《可憐的凡人》。另與蕭宇翔合著有詩集《人該如何燒錄黑暗》（雙喜：二〇二二）。

評審意見

何致和

作者將登山活動、父女關係以及罕見疾病這三種題材熔於一爐，巧妙鍛造出一個精心構築的故事。透過第一人稱敘事觀點，讓主角不斷對缺席的女兒說話，既展現了獨攀者的孤獨情境，又找回了這對父女已淡去的親密關係，形式和內容搭配完美。作者鋪陳故事的手法穩健，細節的把握也相當高明，對罕見疾病的描寫非常深入，卻不致落入疾病書寫的窠臼。小說中的父親角色透過一連串的內省和行動試圖接近女兒的世界，此為故事主軸，也言說了對理解與救贖的追尋。情節的高潮發生在最絕望的時刻，作者讓父親在大雪中收到女兒遲到的訊息，以冰冷與溫暖象徵了父女之間溝通的障礙和渴望，情感和張力都十分飽滿。